大公報
2025年9月29日 星期一

七日談（澳門篇）

滄海澳門：碧波上的史詩

吳志良

站在澳門媽閣廟前的石階上，海浪拍岸的聲音彷彿穿越了五百年時光，將我們帶回那個風帆蔽日的年代。遠處大三巴牌坊的殘壁在夕陽中泛着金光，如同一本被撕破的史書，每一塊磚石都在訴說着驚心動魄的往事。鹹澀的海風撲面而來，夾雜着歷史的回響，讓人恍惚看見那些曾經在這片海域叱咤風雲的身影，正從時光的迷霧中緩緩走來。

好望角的暴風雨中，葡萄牙艦隊正在搏擊驚濤。達·伽馬的船隊劈開印度洋的浪濤，帆索在狂風中發出哀鳴，卻擋不住一個民族向東方的渴望。甲板上的水手們緊握十字架，在驚濤駭浪中祈禱，他們的指節因用力而發白，臉上混雜着海水、汗水和堅定的信念。那是怎樣的一種執著，讓這些冒險家甘願將性命託付給未知的海域？在里斯本王室的密室裏，燭光搖曳，航海圖上的澳門還只是一個小點，卻已然成為帝國野心的註腳。國王的手指劃過羊皮地圖，目光中燃燒着對香料與黃金的渴望，那渴望如此強烈，足以讓整個艦隊為之冒險遠航。

馬六甲海峽的硝煙尚未散盡，葡萄牙人的目光已投向北方。屯門海戰中，佛郎機炮的轟鳴第一次震撼大明海疆，也驚醒了這個古老帝國的海洋迷夢。明朝水師將領佇立船頭，望着那些陌生帆影時緊鎖眉頭，心中翻湧着震驚與不安。炮彈劃過天際，在海面上炸起沖天水柱，雙方的戰鼓聲、吶喊聲、炮火聲交織成一曲悲壯的交響。硝煙瀰漫中，兩個文明的第一次正式交鋒，注定要在這片蔚藍海域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濠鏡澳的雨季來得突然。那日葡萄牙商船匆匆靠岸晾晒貨物，海道副使的智慧讓一場暴雨化作歷史機遇。中葡官員在媽閣廟前焚香盟誓的香煙繚繞中，兩個文明的手第一次緊緊相握。絲綢在陽光下流淌着柔和的光澤，與火銃的冷硬形成奇妙的對比，預示這將是一場改變世界的相遇。港口的石板路上，中國挑夫扛着沉甸甸的貨箱，葡萄牙商人用生硬的漢語討價還價，馬來水手在酒館裏唱着故鄉的歌謠，這一切交織成一幅生機勃勃的畫卷。澳門的街市上，粵語、葡語、馬來語、日語混雜在一起，形成獨特的語言交響，各種膚色的面孔在這裏相遇，不同的服飾、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習俗在這裏碰撞融合。

海浪之下，暗流洶湧。雙嶼港的走私基地裏，各國商人進行着危險的交易；月港的劫掠聲中，黑旗艦隊劃破夜幕；伶仃洋上的血戰，將碧波染成深紅。通譯們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艱難求生，他們的每一次翻譯都是文明的橋樑，每一個選擇都關乎生死。這些文化使者，不僅要精通語言，更要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之間找到平衡。他們時而要解釋中國官員的含蓄暗示，時而要傳達葡萄牙商人的直白要求，在文化的鴻溝上搭建起溝通的橋樑。夜深人靜時，他們或許會望着明月，思念遠方的親人，感嘆自己漂泊的命運。

香料戰爭的硝煙瀰漫至爪哇海，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如血般刺目。澳門圍城的炮火中，望加錫的諜影穿梭，談判桌上的較量比海上戰場更加驚心。那些無名水手，在季風中揚帆，用星盤測量命運，其骸骨早已沉入深海，唯有勇氣隨着海流傳頌。在漫長的航程中，忍受着壞血病的折磨，對抗着海盜的襲擊，經歷着思鄉的煎熬。每當船隊歸航，澳門港內便是一片歡騰，水手們與久別的親人相擁，商人清點着珍貴的貨物，整個城市都瀰漫着喜悅的氣息。而那些永遠留在海上的人，其故事則化作漁歌，在波濤間傳唱。

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是那些海上兒女的傳奇。鄭芝龍從通譯成長為海上霸主，十八芝盟約在驚濤中締結；鄭一嫂率領女子海盜團，打破千年的性別囚籠；張保仔從漁家少年成為一代梟雄，卻在江湖道義間艱難抉擇。他們不是史書上乾癟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的靈魂，在碧海藍天間書寫着自己的命運。鄭一嫂站在船頭，海風吹起她的長髮，目光如炬，指揮若定，讓多少七尺男兒自嘆不如。張保仔在月下擦拭佩刀，心中權衡着招安與反抗的利弊，每一個決定都關乎數千兄弟的生死。這些海上豪傑，既有俠骨柔情，也有狠辣決斷，他們在時代的浪潮中奮力前行，留下一個個動人的傳說。

澳門城內，中西文化在這裏水乳交融。葡萄牙紳士穿着絲綢長袍，學着使用筷子；中國商人品嘗着葡萄酒，試着理解西方的商業規則。教堂的鐘聲與佛教的誦經聲交織，中式庭院與歐式建築比鄰而居。孩子們在街上奔跑，臉上帶着混血的特徵，說着混雜的語言，象徵着這片土地上的文化融合。夜幕降臨時，葡式餐廳裏飄出烤沙丁魚的香氣，中式茶樓裏傳出粵曲的婉轉，不同膚色的人們坐在一起，分享着各自的故事。

如今，站在澳門海岸線回首往事，那些硝煙早已散盡，那些帆影也已消失。但閉上眼睛，依然能聽見佛郎機炮的轟鳴，聞到香料的芬芳，感受到那個時代澎湃的激情。現代澳門的霓虹燈下，歷史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辨：碎石鋪就的街道，白色外牆的葡式建築，中式廟宇的飛檐翹角，都在訴說着往昔的故事。滄海桑田，不變的是人類對海洋的嚮往，對自由的渴望，對不同文明交流的追求。

這片海見證了多少傳奇的誕生與湮沒，承載了多少夢想的起航與沉沒。波濤依舊拍岸，像是在永遠訴說着那首未完成的海洋史詩。而我們，都是這滄海一粟，在這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尋找着自己的坐標。也許，每一個來到澳門的人，都能在這裏聽到歷史的回響，感受到那些曾經在這片海域上演的悲歡離合。這是一座永遠與海洋對話的城市，一首永遠吟唱的歷史長詩，一段永遠值得銘記的人類文明交流的傳奇。

▲澳門半島的晨曦。 新華社

斜坡上的牛雜粉

飲饌短歌

徐成

中環水記開了幾十年，本地人自然知道它的名號，如今連遊客也注意到這家斜坡上的小店了。說它是店，倒有些誇大，這所謂的店面只有一個鐵皮小棚子做廚房用途，用餐區域則以天為頂，僅靠兩三把偌大的遮陽傘遮擋。傘雖大，但晴天擋不住太陽，雨天蔽不了風雨，在此地用餐絕不舒適。小小斜坡上的幾張小便攜桌已有些殘破，粉麵端上桌，還得小心翼翼地將碗擺好，畢竟桌子置於斜坡上，我生怕桌腳突然不穩，粉麵連碗帶湯地這麼滑下來。來這兒吃飯的人準得是愛他家這一口，不然還沒坐下就覺得環境逼仄，而在「永夏」的香港，露天吃飯無異於蒸桑拿。

我雖然不是牛雜的擁躉，但偶爾總會想吃上這麼一口。不久前帶着朋友去吃了一次，沒想到他對水記一見鍾情，那天又嚷着要去吃，於是中午十二點——水記十一點半開始營業，但打工人沒法太早溜出公司——我們就已出現在隊列中。輪到有位置，剛一坐下，我就想起自己這幾日未備現金，問朋友，你有現金嗎？答曰，以為你會帶，我連卡都沒帶。有時候做人太靠譜也不好，偶爾一次準備不周，就會全員翻船。我本來打算去附近便利店取現，沒想到店員說PayMe或微信支付也可以，只不過港幣人民幣匯率就直接按一比一處理了。還好有電子支付，我們終於可以安心吃飯了。

吃牛雜以及一切的下水菜式，一怕不新鮮，二怕處理得不到位，一口怪味進去，後面的就再也吃不下了。但水記的牛雜處理得很乾淨，且只用當日現殺的新鮮牛雜，吃上去唯有內臟油脂的香氣，毫無腥膻之味。疫情的時候，屠宰場一度斷了活牛的供應，水記索性休業不開。後來屠宰場重開，水記才重新開門接客，這一份堅持在香港這個寸土寸金的商業社會着實讓人動容。

掐指一算，水記已經在當年傳奇華人女商人吳嬌（人稱「紅毛嬌」，又名吳阿嬌、吳亞嬌）曾叱咤風雲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一帶經營超過六十年。吉士笠街得名自德國傳教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一八〇三至一八五一），其生前自譯漢名為郭實獵，不知為何到了香港被人取了個「吉士笠」的怪名，此為題外話。

作為現存少數的合法大牌檔之一，水記的存在已有了一絲文化保育的意義。很多客人來水記就是為了這一鍋新鮮美味的牛雜，糟糕的環境也擋不住客人的熱情，水記每天十一點半開門，等我們十二點到達的時候，已經要排上一小會兒隊了。水記的第三代老闆林建永如今早已白髮蒼蒼，但他依然每日親力親為處理牛雜。而且小小大牌檔，規矩還不少，所有粉麵都是現點現煮，絕沒有一些大牌檔求快不求精的壞習慣；朋友想點三拼，店員無論如何都不肯，最多兩拼，而且不能點淨牛雜，必須點粉麵餐。據說牛雜質量不好的日子裏，水記索性關門大吉也不願意將就着以次充好。

眾多部位的牛雜中，最多人談論的無疑是供應量極有限的沙瓜了。沙瓜一詞頗為形象，在粵語裏它特指牛的第四個胃，又稱傘肚。很多人為了確保自己能吃到沙瓜這個部位，水記還沒開門就來排隊，畢竟每日供應量有限，錯過了就要擇日再來。

我倒不執著於這些部位和內臟的種類，隨意點個雙拼河粉，加上一小勺水記自製的辣椒油，已經是美味的一餐。外地的客人以為香港人吃不了辣，很容易就對他家的辣椒油掉以輕心，一不小心放多了，後面可真是要吃得汗如雨下了。每次我還沒吃上幾口已經滿頭大汗，但依舊把湯都喝乾淨。按理說大牌檔會用味精，但我吃完水記並不覺得口乾舌燥，也許這麼多牛雜共煮根本不需要額外的鮮味劑吧。

來水記吃飯的多是中環打工人，單拼五十港幣，雙拼五十六港幣，這價格在動不動一盒沙拉就要近百港幣的中環而言真是親民。一人一碗雙拼河粉，再點個白灼菜心配腩汁，兩個人的午飯便解決了。吃一口鮮美的牛雜牛腩，嗦一口暖暖滑滑的河粉，汗自然是要流的，但整個人都覺得舒服，那是一種有人味兒的食物帶來的舒適感。

吃完午飯，我和朋友分道揚鑣各自回公司上班。下午他發來信息說，水記的牛雜怎麼這麼好吃，我又想吃了。我說，你適可而止吧。畢竟任何美味的食物都需要偶爾戒斷才能讓每次相遇都維持初見時的動人。

也許，不單是食物，人與人之間大概亦如此吧！

▲香港中環水記牛雜粉。 作者供圖

一隻叫令狐沖的貓

人與事

丁潔芸

我起初是不敢寫貓的。古今中外，鼎鼎大名的「貓奴」何其多，寫貓的文章更是浩如煙海，而我，只是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貓奴」。可我的小貓是獨一無二的，牠實在是太好了，讓我沒法不寫牠。

準確地說，這隻小貓咪是我先生的「婚前財產」。當牠才幾個月、還是個小毛球時，就來到了我先生身邊。按照貓咪年齡算法，如今牠已是五歲多的「中年貓」了。牠有一個聽了會讓人噗嗤一笑的名字——令狐沖。因為我們家這隻小貓咪膽小又很呆萌，和大俠令狐沖好像實在沾不上邊。這個名字當然是我先生起的。他說，金庸小說裏最愛《笑傲江湖》，人物則最喜歡令狐沖，「個性自由又有堅持」。我們平常更習慣叫牠「沖沖」或者「阿沖」，只有在牠犯錯時才連名帶姓地叫牠「令狐沖」。不過這種時候少之又少，因為沖沖不是個闖禍精。網上常見的貓咪「惡習」，牠是一樣都沒有的。連老舍先生說的養花和養貓的「矛盾」，在我們家也不存在。牠從不折騰家裏的花花草草，總能完美地避開它們，在其中輕盈跳躍。雖然令狐沖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但牠又是懂睡覺時機的。我有時候深夜下班回家，先生早已呼呼大睡，但這個毛茸茸的小傢伙永遠都會等我，絲毫不用懷疑。

暖心的令狐沖，是個十足的膽小鬼。每當家裏有人敲門，不管牠在屋裏的哪個角落，第一反應準是飛奔到沙發底下。確認是家人後，牠才會小心翼翼地探出小腦袋來；若來了生人，牠則可以躲上好幾個小時，不吃不喝也不上廁所。每次搬家或去醫院體檢，令狐沖更是如臨大敵。有一次父母來家，還鬧出一場「尋貓記」。眼看就要張貼尋貓啟事，才在客廳櫃子和牆壁間極其狹窄的縫隙中發現了牠——以幾乎直立的姿態躲着，一聲不吭。但膽小歸膽小，令狐沖並不慫。令狐沖有個無毛貓好兄弟，總喜歡對牠「動手動腳」。令狐沖多半都忍讓躲避，但躲無可躲時，兩貓必有一戰。這時令狐沖就顯出「大俠」功力，第二天就能看到無毛貓身上一道道抓痕，還有牠哀怨的小眼神。

我見到令狐沖時，牠就已經是成年貓了，和現在長得一樣。可是每天見到牠，都像第一次見到牠，忍不住想誇牠。「天啊，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小貓咪」「牠的眼睛好大啊」「牠的腦袋好圓啊」……雖然發自內心且熱情飽滿，但誇來誇去總是那幾句。牠的一舉一動——睡覺、吃飯、發呆甚至蹲廁所，都覺得可愛至極。

當然不是我自誇，但凡見過令狐沖的人，就沒有辦法不被牠「俘獲」。父母最初知道我們養貓時，是皺眉頭的。在母親的印象中，貓只是農村用來抓老鼠的「工具」。而父親小時候還和貓有過一段「恩怨」——他養過一隻小鳥，但被家貓吃了。但他們來家裏和令狐沖相處上幾天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地喜歡上了牠。之後視頻，母親甚至自稱「外婆」要和令狐沖講話。而來家裏做客的朋友們，不管是不是「貓奴」，都被令狐沖圈粉。奈何膽小如牠，最怕這種場面。朋友們用貓條把牠從沙發底下誘出，再生拉硬拽出來，牠也絕對不惱，只是乖乖「被迫營業」，然後伺機逃跑。大家都誇牠是隻「情緒穩定」的好貓。

不過其實令狐沖也有小情緒，會「窩裏橫」。有時我在衛生間洗漱，牠在門口瞪着圓眼睛等我，時間一長，牠想玩耍，就衝我大聲喵喵叫，奶兇奶兇的。牠也會孤獨。長時間外出時，我們會拜託朋友來家裏照看牠。朋友第一次來家，牠是決計不會現身的。但第二次開始，牠居然主動出現，小尾巴蹭人，小腦袋拱人，朋友離開時還會流露出依依不捨的表情。這讓我們很驚訝，沒想到孤獨會戰勝牠的膽小。我還為牠買了一個攝像頭。有一年除夕，捕捉到小小的牠，獨自趴在窗台看煙花綻放的畫面，內心充滿愧疚。

認識把貓當寵物養的朋友，好像是工作以後的事情了。一開始，我總是分不清貓的品種，什麼美短、狸花、布偶。而有了令狐沖之後，我不用刻意去記，就已經能夠如數家珍。出門看到流浪貓，也總會停下和牠們「對喵」幾句。有一次看到幾隻流浪貓在分食小動物屍體，場面血腥。我簡直無法想像牠們和令狐沖是同一個物種。牠們自由而野性，充滿戰鬥力。我偶爾也會羨慕那些能帶貓出門的人，但不敢冒險將令狐沖帶到讓牠緊張不安的「外面的世界」。但有時候看到在天地間自在飛奔的流浪貓，想到日常在陽台發呆的令狐沖，我還是會想，牠喜歡自由嗎？一輩子都在小小的房子裏打轉，沒見過世界的寬廣，牠會遺憾嗎？令狐沖如果看到外面那些威風凜凜的貓咪，會自卑嗎？我不知道，令狐沖也永遠不會回答我。

記得小時候晚上睡不着覺，總會想到年邁的爺爺奶奶終會離開我而去，就忍不住哭泣。如今爺爺已經離開了，失眠時想的有時變成了令狐沖變老、生病甚至離去，又會難以自持地傷心起來。這一天，當然一定會來到，我只希望它來得慢一些，我再準備得從容一些。

市井萬象

布宮遠眺

步入拉薩團結公園，湖光瀲灩、綠樹成蔭。沿步行道往藥王山拾階而上，遠眺布達拉宮，美麗壯觀。

新華社